

晚

學

集

稗齒一旦先朝露填溝壑則此丹黃鉤乙者故紙堆耳  
象毀其齒鹿解其角猶知愛護況發於心而出於手忍  
棄弗顧邪故復收拾鈔而存之祇以筆弱不工爲文亦  
不喜馳騁華藻與其崔蔡宏麗無寧馬鄭𩵎𩵎從吾所  
好亦自掩其拙也伏願進而教之策其末路使老驥引  
頸長鳴不負伯樂之一顧幸甚幸甚

答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前承示書謂說文凡言讀若例舉異文以況其音無卽  
用本字者如示部彙下言部該下穴部窵下馬部馭下  
大部戢下手部擊下皆有誤馥因考漢魏音況舉異文

者固多用本字者亦復不少試爲足下述之鄭注周易  
解讀如人倦之解注尚書聒讀如聒耳之聒箋毛詩嚏  
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趣音趣舍行音行酒之行蹻音  
如今作樂蹻行之蹻飡讀如魚飡之飡注周禮藪讀如  
蜂藪之藪菑讀爲不菑而奮之菑蒺讀爲爵蒺之蒺乏  
讀爲匱乏之乏迤讀爲旣建而迤之迤遺讀如詩曰棄  
予如遺之遺蕩讀爲和蕩測讀如測度之測淫讀如淫  
液之淫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渥讀如卽人渥管之渥  
滯讀如沈滯之滯淳讀如淳尸盥之淳潏讀爲潏酒之  
潏鮑讀爲鮑魚之鮑焦讀爲細目焦之焦契讀爲爰契

我龜之契掣讀爲粉容掣參之掣掣讀如掣髮之掣提  
讀如攝提之提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又讀爲振鐸之  
振搏讀如搏黍之搏縵讀爲縵錦之縵縐讀爲縐有衣  
袂之縐縐讀爲竹中皮之縐編讀爲編書之編旬讀如  
哀旬之旬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陂讀險陂之陂冥讀爲  
冥氏春秋之冥栗讀爲榛栗之栗橐讀爲芻橐之橐秬  
讀爲秬秠麻咎之秬穹讀如穹蒼之穹布讀爲宣布之  
布幬讀爲車幬之幬作讀如作止爵之作量讀如量人  
之量見讀如卿皆見之見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辟讀  
如辟忌之辟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駟讀爲駟疾之

駟又讀與駟馬同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眡讀爲虎  
眡之眡驚讀爲鳬驚之驚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利讀  
如上思利民之利筍讀爲竹筍之筍簡讀如簡札之簡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會讀如大會之會榘讀爲齊人言  
鈇榘之榘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注儀禮與讀若諸侯  
以禮相與之與右讀若周公右王之右卓讀若卓王孫  
之卓綦讀若馬絆綦之綦注禮記鉤讀如鳥喙必鉤之  
鉤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稅讀如  
無禮則稅之稅人讀如相人偶之人恂字或作峻讀如  
嚴峻之峻溫讀如燂溫之溫子讀如不予之子何注公

羊傳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  
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凡此皆見於經者也其在史記  
告音告語之告選音選擇之選減音減省之減閒音中  
閒之間挺音挺起之挺其在漢書夔音四月秀夔蔡音  
楚言蔡簿音主簿之簿荼音荼毒之荼蹶音馬蹄蹶之  
蹶昇音昇予之昇與音相干與之與爲音無爲之爲又  
音人相爲之爲數音數錢之數刈音刈角之刈著音著  
幘之著樅音樅木之樅梧音梧打之梧油音油麻之油  
淖音泥淖準音準的之準減音減少之減墊音墊阮之  
墊全音馬全叱之全索音繩索之索窶音貧窶之窶窳

音窻下之窻假音休假之假又音假借之假借音以物  
借人之借傳音亭傳比音比次之比矜音矜系之矜被  
音被馬之被般讀如面般之般歇音毒歇之歇辟音邪  
辟之辟又音刑辟之辟胞音胞胎之胞吸音吸吸動搖  
之吸長音長者炎音火之光炎霽音人備疑作霽鰓音  
魚鰓之鰓標音刀末之標淮南作標從木抬音負抬之抬弼音  
石墮井弼爾之弼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其在呂氏春  
秋注云竄讀如詩云于嗟竄兮巧讀如巧智之巧居讀  
曰居處之居易讀如易綱之易組讀組織之組其在淮  
南鴻烈解蓮讀蓮芊魚之蓮薄讀厚薄之薄苑讀南陽

苑茹讀茹船漏之茹字哆讀大口之哆越讀輕無重越  
之越過讀省過之過距讀距守之距解讀解故之解楠  
讀人姓楠之楠歟讀內歟于中國之歟夫讀大夫之夫  
楠讀簫簫無逢際之楠悅讀人空頭扣之悅慊讀辟向  
慊之慊慊讀人謂慊然無知之慊閱讀閱審之閱揲讀  
揲脈之揲挈讀人性紛挈不解之挈發讀射百步之發  
廉讀若鬬廉之廉庠讀庠邱之庠易讀河閼易縣之易  
沈讀出水沈沈正白之沈纂讀曰陵釋纂之纂羸讀指  
端羸文之羸蚊讀鳥蚊步之蚊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  
下垓之垓坵讀爲筦氏有反坵之坵塿讀培塿無松柏



之塿黠讀而買黠益之黠勞讀勞勑之勞綃讀紅綃之綃輶讀若土行輶之輶乾讀乾燥之乾酋讀酋豪之酋  
杕讀詩有杕之杕杼讀楚言杼舐讀若舐諾臯之舐朗  
讀汝南朗陵之朗齊讀齊和之齊營讀營正急之營窖  
讀窖藏人物之窖儼讀儼然之儼任讀任俠之任仇讀  
仇餘之仇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被讀光被之被屈讀  
秋雞無尾之屈顫讀天寒凍顫之顫紵讀紵結之紵凡  
此皆見於漢唐注家之說者也至若郭注方言山海經  
楊註荀子章懷注後漢書李注文選則不暇悉數蓋字  
非一音一義有以本字取況而音義始明者不嫌同文

也幸裁教

答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中  
榦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節屬  
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南山東  
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其止結請  
爲吾兄畧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起沂州諸山  
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等大榦水不能  
劫但爲龍所用爾或謂黃河南徙齊魯遂衰夫海岱東  
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穿之後末節翻身回

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之陪尾三爲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旣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此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卽水口也收其近局鉅野澤卽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旣止於東平背乾面巽其水纏戌乾元武而去然後與大清河衆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青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

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遊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沛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畧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幹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與丁小雅教授書

昨在杭州住徐家官房去城頗遠承徒步枉過感悚交

并又蒙惠以梁君玉繩漢書人表攷別後舟中讀之歎其精覈旣攻往謬復多新裁甚善甚善間以鄙意揣測固知無當或可備一說乎表中榮聲期小顏謂卽榮啟期梁君引錢宮詹說聲當爲罄啟罄聲相近馥愚以爲聲當爲肇說文启開也屨始開也启屨義同傳寫启爲啟屨爲肇肇與聲字形近致譌古人名字異稱者或借聲近之字或假義同之文多此類也又鄭武公滑突世家作掘突馥謂滑當爲搯說文搯掘也吳語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晉先穀經典釋文又作穀馥謂當作穀穀小豚也故宣十二年左傳稱曰斃子凡此三者

皆出私臆實無堅據願明者審裁而詳教之

與江艮庭先生書

嘉定錢可廬言先生著有尙書集注音疏旣從吳江陸直之乞得一本伏而讀之深歎漢學猶存於今雖惠氏周易殆不是過竊有疑者一事請因陸君相質大著引說文暘字謂堯典之暘谷益都楊書巖見教云說文暘字引商書曰暘谷堯典不得稱商書蓋洪範曰暘之文後人加谷字馥因考說文暘字云暘山在遼西一曰暘鍤暘谷也堦字云堦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引尙書宅堦夷馥謂堦鍤當爲堦鍤暘谷當爲暘谷

轉寫之誤然則堯典元作峴谷非陽谷矣說文峴山卽首陽山一曰峴鍊峴谷是又一義非謂峴谷在遼西也  
堯夷在冀州者蓋青州之誤或因遼西而改也馥謫陋末學視先生不啻江河潢潦幸得並世而生願奉教長者非敢如虞之駁鄭也

與龔禮部麗正書

昨承枉過以行李恩勩未盡所懷今將遠別有望於足下者三事幸畱意當四庫館初開眞定梁氏獻孟子趙註章旨及宋槧說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說文非遺書不爲上有識者鈔其章旨流布世間說文則仍歸梁氏馥

所見說文不過元明間刻本若就梁本證毛刻之誤講  
小學者所大願也永樂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脩本覆  
案原本卽孫強本嘗恨宋人闕入之字不加別白後人  
無從持擇幸孫本猶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尙可依韻錄  
出此又小學家所深望也白雲觀有道藏全本就觀中  
緝披於儒書多所推證不可謂非鈎沈探微之助也此  
三事皆畱京所急他日違去無能爲矣足下官事餘閒  
願一涉之如不能則勸同志他年萬里歸來得慰老眼  
敢不拜足下之賜

上阮中丞書



邊徼僻遠稟候多疏伏維政事之暇起居萬福馥所理  
說文本擬七十後寫定滇南無書不能復有勘校僅檢  
舊錄籤條排比付鈔今寫至水部新釋一惑請陳其說  
洛下云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案漢志  
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縣洛水出北蠻  
夷中入河今說文既舉馮翊又兼北夷顯爲淺學所亂  
當云水出左馮翊襄德東南入渭雖州浸徐鍇本有雝  
州浸三字其歸德北夷界中六字本洛下訓闕入者夏  
官職方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是鄭主  
馮翊矣洛下云冀州浸也許君於諸浸皆先言所出郡

縣如渭汾澧潞

此訓亦有闕文

沂涑濰可證惟潞水首舉冀

浸畧其所出非例也當云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入河冀州浸也今移六字於洛下遂使潞下闕十二字矣職方冀州其浸汾潞鄭注潞出歸德是北地所出乃潞非洛也漢志歸德之洛當爲潞轉寫之誤何人以誤本漢志竄易許訓二徐不察何其疏耶又案漢志北地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淮南子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二洛字亦當爲潞矣聞段懋堂王石臞兩君所定說文廣雅俱已開彫願及未填溝壑得一過眼借以洮汰累惑也

寄顏運生書

僕來雲南求友無人借書不得日與蠻獠雜處發一言  
誰賞舉一事誰解此中鬱鬱惟酒能銷之耳顧安所得  
酒乎無已則念及古昔善釀善飲者得六人焉欲爲之  
圖首畫一人刈秫題曰先師杜康蓋始爲秫酒者也次  
畫列肆當釀題曰釀頭黃公嵇阮同醉處也次畫夫婦  
作釀事題曰唐太藥署史焦革嘗送酒與王無功者也  
此三賢善釀再畫左手把杯右手疾書題曰善頌劉伶  
次畫脫巾承漉題曰葛巾陶潛次畫袍笏拜杜康祠題  
曰五斗先生王績此三賢善飲苟與圖中人日日相對

雖無酒自醉矣然誰爲圖者日夕顧影祇此六尺軀耳  
噫此六尺軀誠累人安可醒哉

答友人書

辱書責以疏嬾不謁督憲觸怒獲罪後無復爾意良厚  
且云前者督憲向人傳揚當有知己之報嗟乎馥淺末  
無可傳者素與督憲不識面何由相知特以他人之言  
耳以他人之言而知我必以他人之言而罪我此無足  
怪所謂知己者愛之固知己殺之亦知己也鮑叔薦管  
仲於魯君曰君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今督憲旣  
不能用我又不能殺我但挫折我耳相傳不審何指定

非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末節也竟以此獲罪是以覆  
爲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人矣又何憊哉

與友人書

有名滿海內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實精覈  
者馬鄭無文章崔蔡無考據足下將孰與歸

與友人書

伏聞某以言辭忤意足下盛怒席之竊謂過矣某君子  
邪未聞怒加君子若小人斯不足怒矣夫怒常人之情  
明者忍之顏氏犯而不校韓淮陰出胯下非無勇也能  
忍耳漢高初聞韓信請假王而怒及張良陳平蹴足則

翻然變計諸葛孔明送巾幘與司馬仲達甘受不辭此  
二事足下所習聞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忍未有不  
怒者矣陳騫少時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或奮拳欲  
毆劉伶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裴遐與人圍碁行  
酒者醉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復碁如故蔡系與謝萬  
爭言系推萬落牀萬拂衣就席謂系曰卿幾壞我面僕  
見蟲之好怒者莫如堂螂其臂果能當車乎鳥之好怒  
者莫如鵠鵠鬪以斃耳古今人危身敗事未有不由於  
怒者也而況怒小人哉

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

是爭馥謂此可作犯而不校注脚

晚學集卷第七

序記傳

顏氏墨攷序

人之才必有所寄其業必有所承昔人於草木鳥獸之屬往往傾心如好馬好鶴好竹好蘘非徒好之蓋寄其才於草木鳥獸可以散鬱結遣歲時而已杜征南好左傳實承劉賈許穎而增之非自爲創始故名其書曰集解吾友顏運生才士也窮居無聊性獨好墨自潘李以降元之朱戴明之羅邵程方諸家所造兼綜並收無慮數百挺日不去手夜與同卧出必自隨延客張具與杯



盤相間雜者皆是物也其或嗽然以思慨然以歎病疾  
風雨之不念惟弄墨則釋焉是豈無他志念者特寄其  
才於墨耳運生爲幼民先生嗣先生著墨攷未竟運生  
博搜羣書補其不備此效馬班承先業績父書不但如  
杜征南增訂舊賢之注也今運生年將半百教授鄉里  
產旣中落無能作計遂寫其墨攷而賣其墨凡如丸如  
螺如笏如餅者俱付之虛无夢幻烟雲過眼何以堪耶  
然孟叔達破甑不顧見知於郭林宗況墨攷已哀然成  
書運生之墨固常在也才不虛生業貴有終兩無負已

詩話同席錄序

少時喜與里中顏運生談詩又喜博涉羣書遇凡前人說詩與意相會無論鴻綱細目一皆鈔撮運生亦無日不相與散帙爲樂自朝至於中晷日不給而繼之以燭也積久盈簏遂欲詮次旋以事各罷去旣與運生隔濶十五六年疏於咨訪余亦兼營他藝殆有急於是者故不復撩理比來寄食濟南運生挈舊鈔見就顧謂曰我兩人皆老矣又將遠宦不及此時論定是散錢滿地而無貫也余感其言復與之把卷相對上下其議部分區處裒然成書且爲之敘曰詩在六經自爲一體途收千軌網舉一綱故開卷第一命曰總括大雅不作興比漸

淪故次之以六義濬發天清原本聖籍故次之以根柢  
扶植名教裨益史官故次之以關係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故次之以諷諭建安齊梁風趨各異古律雜歌唐製  
益繁故次之以體格家樹一幟人張一軍故次之以宗  
派五聲六律與政相通故次之以聲律禪學拈花畫家  
舞劍故次之以妙悟百里九十鮮臻旣極故次之以造  
詣鍾述三品劉撰彫龍直過董狐覈同平輿音豫故次之  
以品陟孟檠徵實功同小敘故次之以本事匡鼎解頤  
抉幽剔隱故次之以疏義事物本原稽求出典故次之  
以攷證外道野狐權門豪僕故次之以匡正耳貴多聞

母捐細碎故次之以博議泛愛莫如守約三百蔽於無邪故終之以要言騷賦詩之流也取以附焉都五十卷題曰同席錄

繆篆分韻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

徐鍇曰摹印屈曲與密秦璽文也

漢曰繆篆

顏師古曰

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黃庭堅曰繆篆讀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珊瑚鉤詩話繆書者用以書符以印文自爲一體也毛奇齡曰摹印取綢繆糾纏之象以印文自爲一體也印另有體篆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爲入書之一而今古印作籀書魏以篆體爲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高祐傳有人於零丘得玉印祐秦璽受命于天作鳥書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秦璽既壽永昌作鳥書李心傳曰秦璽者而別璽作小篆唐元度曰李斯改大李斯之魚蟲篆也而別璽作小篆篆爲小篆銘題鐘鼎

及作漢印則出入小篆削繁增簡與隸相通吾王行曰漢有摹印

篆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笑也蓋印文數變至漢乃

定趙宦光曰摹印篆漢白文印用之後第印曹失職譌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

謬曰滋故馬援上書請正郡國印章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臯令印臯字

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貴

齊同事下大司漢已多誤何論魏晉然繆篆旣無成書空正郡國印章

印文其餽羊也吾王行曰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唐以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卽摹印篆也

小篆作朱文盤屈側斜已乖漢法唐六典曰唐五體書三曰小篆印璽旃碣

所用吾王行曰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近世多準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尙書省印可考其說

說文王兆雲曰印章文字一筆損益皆有法度後世不知以許氏說文拘拘膠柱而鼓瑟漢晉以後謂之

無印章或兼用大小篆雜出於蟲鳥鐘鼎而漢法亡矣  
可也須初孫曰世人不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  
大小篆鐘鼎間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周元亮氏  
言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藉印文以稽古  
學者之職志也予因集錄古印得如千字以廣韻次之  
凡五卷踵事者修理舊文積久益多或存繆篆一線云

### 繆篆分韻補序

予少時篤嗜古銅印凡南北收藏家不遠千里求之所  
見日多因采集印文仿漢隸字原作繆篆分韻滋陽蘇  
卮園助予排類既客都門聞瑛夢禪居士先有編錄同  
安邑宋芝山往訪居士以所得歸我朱竹君學士見而

大喜謂可補八體之一陸丹叔侍郎勸予鋟木匆匆未能也友人沈向齋黃小香陳明軒沈二香劉松嵐江秋史司馬達甫各出金助刻陳仲魚爲之繕寫章邱焦綠軒釋文芝山取此本至京師付旌德李生刻板李生攜板南歸久不見還今春王葑町太僕巡漕揚州芝山從李生所取板歸太僕予方除雲南永平令未行太僕還京出示印本於是數十年未竟之業宛轉得慰老眼而友朋贊助之力良可感也登板後遠近知交多以印文寄示復成補遺五篇今請伊墨卿比部作書法梧門祭酒監刻仍以板歸太僕附初本以行烏呼予老矣一官

萬里文字都廢或有好事更補其闕是又蠻荒邊吏所  
竚企耳

札樸序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  
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周君戲言著述不  
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  
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枉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  
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  
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卽我朝之曰知錄鈍  
吟雜錄潛邱札記皆能寔慨後學說部非不可爲亦視



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無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細碎竊比匠門之木枰題曰札樸烏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耶

刻空山堂遺文序

壬戌預擬

余初與牛真谷先生不相識輒投以詩謬承獎許後乃有連數相見余時齒弱無能測其淺深也旣聞其歿同顏君情谷往哭之清谷要余刻其遺文因取殘稿彙爲十卷刻未半游學於外不復撩理嘉慶某年歸自滇南始爲刻竟嗟乎余年開第八艷矣回憶半生舟車勞勞

長以書卷自隨未嘗廢業今者自念當有受教之地而先生安在哉

潭西精舍記

歷城西門外唐胡國公秦叔寶故宅一夕雷雨潰而爲

淵卽五龍潭也

見張養浩復龍祥觀施田記

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

乘其言曰水經注灤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

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

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卽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

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南今人誤以

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

步詩云飽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  
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華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  
無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  
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  
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填爲平地迺移客亭及北渚於潭  
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  
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屋爲遊息地屬  
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  
念胡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  
之潭上幾何不與頽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

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榛莽間追尋我輩游蹟或亦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 四鄉記

鄧川官署葺屋三間顏以四鄉四鄉者何安一茶鐺目曰醉鄉立一拄杖目曰睡鄉放一蒲團目曰溫柔鄉置一瓦缶目曰無何有之鄉乃爲之記曰余固喜飲今以病止酒逃而之茶旗槍再戰不待七椀如倒巨觥矣雞足山釋子送迦葉杖余猶健步不恃杖每倦思卧則曳杖出門散步步良久忘其杖杖亦忘吾徙倚自得又何北窗之可懷乎平生不解禪而好色嘗謂真好色可以

通禪大禪家無妨有妓世閒繡幄翠被鏡臺香澤未必如蒲團之靜好也心慕鄧通石崇多財惜其不善用然此中有命焉非錙銖積累所能致故雖有撲滿曾不投一錢付之虛無而已客曰聞子之說觀子之志殆將老於四鄉與曰不也寄焉爾他日歸田發舊醅招大戶布席老樹下捉臂行觴醉則魚貫眠或有東鄰之女相於目成不辭爲之賦方且居奇持籌日有月富藏金盈窖鼓腹而嬉吾豈久滯萬里之外老於四鄉者哉

幼梧亭記

余攝順寧之明年政暇身閒思就省曠署之右偏有塹

地多竹樹蕪穢久矣乃剪除草萊糞棄瓦礫損高益下  
畧爲平治友人送梧一本雖生數葉已有百尺之勢手  
植之旁構一亭架竹茨欄不煩人力閱日而就凡事必  
有所因有隙地因有竹樹有竹樹因治地地治因種梧  
有大竹有枿欄因結亭亭成因與賓客流連觴詠此皆  
相因之事也然使訟庭多故案牘蘊頭縱有亭館竹樹  
豈能安坐今日之適又非因民樸事簡耶亭以梧名亦  
因爾

### 小忽雷記

唐文宗朝韓滉代蜀得奇木製爲胡琴二名曰大小忽

雷女官鄭中丞善其小者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  
脩理甘露之變不復問中丞以忤旨縊投於河權德輿  
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援而妻之因言小忽雷在南  
趙家使厚本賂以歸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放鷄子  
牆外竊聽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達上聽宣召赦其罪  
康熙辛未孔農部東塘於燕市得之歿後歸王觀察斗  
南以贈孔太守泗源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上雙絃吞  
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小忽雷篆書嵌銀字項有臣  
混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度以今工部營  
造尺一尺四寸八分東塘有客樊裊能彈之言忽雷本

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調多不傳今但知黃鐘變調耳

###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脩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



儀禮被徵纂脩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  
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  
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虞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  
上書屬予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  
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  
畧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  
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尠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  
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  
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

堅明識解眼悟汪汪千頃陂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 卽太傳

卽汶字太源同游稱曰卽太自稱亦云爾雖縣歲貢生也同產弟以貨殖自豪太不顧問惟飲酒簞箒而已箒冠其曹醉輒負對局者預置美酒太亦知爲餌然猩猩血不遑惜矣每大負莫能償痛飲狂叫欲死弟不得已償其負心竊患之爲築一室使不得出怒曰卽太安可寵哉向弟大索錢弟亦怒姑與二百萬一箒而盡遁入

勞山數年復稍稍出簿如故弟要酒徒數人日相羈羈  
間設小簿以娛樂之太必勝少啖以酒無不敗者所善  
陳廣文將之官太置酒郊餞謂陳曰夜來婆子言陳叔  
叔作官君將若何吾不解婆子語也陳曰嫂以弟去無  
與兄飲者爾太垂頭鬱鬱不自得後以醉墮輿死當太  
簿負弟揚言錢好容易來乃供一揮噫聚財斂怨卽氏  
安擁厚貲烏知非一揮所留耶

顏節母傳

節母汶上趙梓女家居代兄事母年十九歸曲阜顏懋  
企逾年懋企死復代夫事姑懋企先娶於朱生子崇渠

多才好學節母撫如己出使叔懋全督之有過輒加杖  
崇禎二十舉於鄉三十官教授節母喜子能率教而叔  
不稍寬假也懋全卧病四年節母總家政仰給者數十  
百口不動聲色內外帖然嘗脫釵珥佐不足及卒筭無  
長物家人初不知也

桂馥曰崇禎隨叔後接見賓客母供脩脯每至夜分昔  
謝安留朗陪林公言論王夫人強抱以歸烏呼若節母  
其知大義矣

### 王節母傳

節母吳氏山陰路莊人姊嫁同邑舉人王烈生男鳴岐

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卽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以饀和脂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姥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紵易米上事嚴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隄鳴岐北行猝於濟寧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暮兢兢一望歡顏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姑而能自善其身者也

孫乳母傳

孫乳母者顏脩來考功之乳母脫考功於兵者也崇禎  
壬午兗州城破考功母朱太夫人亟走考功在襁褓乳  
母抱以從遭游騎刼迫太夫人大罵騎刃之牆下鞭乳  
母走請推敗垣掩軀不許忍涕隨騎行然太夫人越日  
復生乳母不知也乳母濶足力如男子騎賴操作顧憎  
懷中兒儼以刀乳母跪而泣曰生平惟此兒死卽俱死  
吾抱兒給事未嘗後人騎姑容之北及關乘閒夜遁兼  
程抵里門家已墟矣搶地大號過者熟視曰若非孫乳  
母耶無哭若主在曲阜固無恙爾遂奔曲阜闖門入望  
見太夫人坐堂上解兒還之伏地不能起太夫人勞曰

平曰謂汝曾乃能如此考功旣貴割田宅奉乳母及歿爲之服

桂馥曰壬午之難顏氏兩乳母抱兒去路逢抱女者問懷中人何在曰棄草間矣孫母恨不食其肉背秦破魏誅諸公子魏有節乳母抱一公子逃於深澤魏之故臣識之以告秦軍節乳母與公子俱死焉嗚呼孫母全身保孤視魏母爲尤幸彼棄女者非爲人養子者哉魏之故臣何其多耶

晚學集卷第七

晚學集卷第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  
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  
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  
貴州會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爲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  
君少日爲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  
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  
水患漂沒廬舍君爲復舊隄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



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寧縣未滿歲以前攝  
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  
地窰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爲魚己酉七月水大至  
君率人早夜修隄旣而大風雨水勢濤漾隄且壞衆懼  
奔散君堅立不動衆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  
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  
去新寧有欲爲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果思我口碑不  
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所  
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旣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  
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

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歷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聞高行君與定交終身無間病篤謂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坎立矩次琨女三人銘曰

君治縣我以爲譜也君取友我以爲輔也嗟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范君墓誌銘

范君芝泉讀書爲文似其舅年未五十猝死口不合亦

似其舅君本洪洞人其宗彪如先生以理學傳世世祖  
某來山東始家滋陽歷世謹慤不失彪如舊規君櫛首  
隻目坦行大步有堂堂之容無切切之舉言重宿諾財  
謝苟得鄉黨宗族依爲明府乾隆戊子舉於鄉任益都  
教諭青州固勝地君以冷官快遊雲水鑒止足之分絕  
出位之思恬然自得無戕厥身乃以猝病死君遇事敢  
言不甘嬖倖使其得志必有設施於當世也君諱潛字  
芝泉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又三日卒於官年四十  
八曾祖某祖某父某妻尙氏無子女子三人適某其舅  
牛運震人稱空山先生將於是年某月某日歸葬舊阡

銘曰

彪如之族知所守猗空山之甥似其舅猗校官之藏得正首猗

王太宜人墓誌銘

歷城周書昌之母王太宜人以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於德州年七十九將以明年三月廿二日歸葬城西三里莊贈公新阡來請銘按狀太宜人先世居齊河徙歷城父諱者度母瞿氏太宜人年十七歸贈公贈公常客游太宜人事兩世寡姑克兼子職贈公好給施太宜人贊成其志而自奉殊儉約雖清水一盂亦不輕棄

以爲物不可不歸於有用也。遯明卽起米鹽斗斛澣濯縫紵皆手自經理。書昌恐老人過勞勸少休則曰吾祖母勞於吾壽逾九十後來婦女美食安坐家事以墮而年或不及中壽動關節銷穀氣身賴以養何謂勞乎。每朝暮稽首上下四虛長齋課佛及病卧猶作數念珠禮拜狀。呻吟中時言初二果以是日歿再遇覃恩誥封太宜人子永年字書昌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女適同縣樓之岐孫震甲舉人曾孫宗耀宗文余舊主書昌家習見太宜人行事實應銘法銘曰

補衣以覆鄰媼減食以活乞人仁心爲質不匿惟勤歸

於真宅永庇後昆

顏君墓表

少從友人得小顏家詩一卷無撰人名體效李長吉而才氣適相近旣知爲顏君遺稿歸其子懷哲君家師古人稱小顏君先以詩世其家君最晚出故以題集君讀書持論多與人異對客好爲大言朋輩苦其戇又諒其無他不與較喜說鬼天陰月黑或託狐伺人爲嬉笑及病篤見青衣人立牀下自稱瘟神能察人善惡君罵曰神而瘟豈聰明正直者邪神默然君又自訟生平行事曰休矣俗鬼烏知此且飽吾老拳神循循退君亦旋卒

乾隆十三年六月九日也閏月葬城東侍郎林昔長吉  
垂死見緋衣持一版書召之其年二十七君之死過長  
吉四年耳又皆以鬼神號召去宜詩之相近也君諱崇  
穀字用冠補四氏學生曾祖光敏祖肇維父懋齡君胚  
胎前光拔俗自喜使悉力以騁無能測其至顧以死死  
顏氏之子固多短命哉

魏君墓表

魏君諱可式字子端號樹亭孝子防西先生第二子也  
脩七尺豐頤疏髯聲清而遠聞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  
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讌無虛日如天津朱岷

金壇蔣衡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  
行棧行譜行誌顏氏懋僑懋倫懋价懋企皆一時名流  
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譏調往往  
面責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謔閒發言語妙天下又  
善處人骨肉間聞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若  
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  
落年亦頽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  
不勝孤漂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貢入成均  
以乾隆庚寅卒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五  
以族子衍繁爲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經博士顏君錫  
嘏請爲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輩行而年長於余謬承  
品目顧余年過六十瓠落無容徒有老淚溼君墓草耳  
悲夫

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宜釗字右康琅邪王分枝家於泗水父諱咸法  
蚤世母田太夫人以節聞得旌如例先生少孤太夫  
人使就傅比長補縣學生食餼數舉不第貢入成均乾  
隆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六夫人盧後十  
八年卒合葬城南祖塋之次其孫家榕與余同官請爲

表先生里居歿世無奇行顯迹不求人知然其天性過人內行篤至事母如父事兄如師終其身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余每至泗水見其風氣質直務本而親善雖霑被聖澤要必有一二父老維持其閒如先生亦足風矣世不少富貴人聲勢赫赫及其歿也牛羊登其壠先生一老諸生迹不出里巷名不列朝籍愈久而人思之童監能指其兆域然則洙泗之閒固多隱君子與

陳先生生壙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陳先生作生壙於城南舞雩壇側閏十三年癸卯先生年七十有九里人桂馥乃爲之志

先生名頴初名彭字述菴其先上海人祖公元客死濟寧父開泰不能歸先生饑走四方偶來曲阜家焉性拙寡營借故家書閉戶讀之經史百氏皆舉其畧顧沉默不逐聲譽世鮮知者對客或終日不言興發論古今事聽者忘倦然皆有據求一妄語不可得滋陽牛運震修泰安府志引爲助旣而運震死遂罷歷城周永年被徵較四庫書就問醫家源流草醫書考報之素固善醫長官某病醫集於門先生後至疏木防已湯衆醫惡其異已乃投以人蔘益劇復延先生前視其狀解衣據案汗下如雨先生顧謂衆曰大汗不脫虛者如是耶一老醫

頓悟於是先生之藥得進更疏亭歷大棗湯病者起謝  
曰吾昏不能早用子子活我請爲子執鞭出視衆醫惟  
老者在耳先生無意干進晚補諸生旋棄去著大學集  
說一卷傷寒卒病論考八卷診法一隅三卷藏於家

### 蘇道人生壙志

余久游於外嘉慶元年冬歸里旋往雲南蘇道人置酒  
送別引杯見屬曰吾年逾七十將就木矣相知無如君  
君又遠去誰銘吾墓者言與淚俱坐客進曰道人旣作  
生壙盍先爲表余曰諾曲阜顏氏世葬城東侍郎林道  
人六十後卽造輒壙夫人孔亡先入於穿道人家素饒

有田二百畝諸兄繼歿太夫人春秋高仰食者百口道人上奉慈闈下撫羣從內計生產外接賓游一身實爲勞悴里人魏樹亭調之曰阿伯人生但快意耳切切家人事幾時了邪道人同母兄懋企遺孤崇槩行已任率使酒嚙物道人垂涕撻之崇槩旣長讀書厲行見稱於時道人嘉其率教謂他日見兄地下執手相告符子幸不墮業矣符子崇槩小字也道人負用世才旣失志決然舍去不應舉偃息家巷春秋佳日招客談詠莊諧閒出樂不爲疲詩或一字未安翦燭申旦性强切聞人家不平事憤氣攘袂若赴強敵意小不合輒怒或從旁善

爲解釋一笑而罷卧病七年賦絕命詩自謂必死乃得  
更生因以甦爲號名懋全字異我姓顏氏吏部郎修來  
先生之孫禮部郎次雷公第九子余題其壙曰蘇道人  
之藏蘇卽甦也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周君治遷安逾年重修儒學明倫堂堂成生芝千本凡  
楸極柱檣構櫨桷椽桷之間皆芝也其色多黃閒雜  
以赤其狀或三幹九枝或重樓華蓋觀者異焉先是諸  
生連舉不第及秋登正榜三人副榜一人謹案格物論  
芝有五色黃者爲喜唐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

生州署民爲刻石頌其祥杜荀鶴庭前生芝二本及第  
因稱科名草今靈芝生於學堂宜有科名之應余與周  
君交二十年嘉其光價爲作此頌周君名士孝四川南  
川人其辭曰

善人治縣比及期年拙用儒術敬師如天文翁化蜀鄉  
土舊傳遷安小邑割雞烹鮮講堂聿新神草出焉瑤光  
之精散爲瓊田九莖三秀雲覆霞宣鑒金寫澤奇花表  
妍度長過尺計數盈千鱗迸柱礎枝蔓櫟聯纍纍珠貫  
垂垂星縣諸生魚魚接踵企肩來游芝圃心動目眩稱  
說陰陽牽引神仙是歲秋舉三五登賢示兆斯應理有

固然杜庭二本何足比旃率公心齋潔治牲牷率茲青  
衿釋奠几筵衿向率揖致辭宰前有如此芝益壽延年

鄧川祭瀾苴河文

維河首受浪穹諸水西注葉榆上流險峻勢若建瓴百  
道來會咽喉一束夏秋霖雨山谷倒翻敗岸漂廬數爲  
民困馥以涼薄來攝州事仰瞻萬壑下看兩川詢省風  
土究覈利病舊例歲輸浪穹銀五十兩修築啟閉今本  
州陽託其庇陰受其累揆度情事竊所未安維河職司  
水道澤潤生民按行原隰錫以安帖如是則一州永賴  
共奠厥居馥守土之日皆明神呵護之時也敢告



河之下流爲水經之葉榆河酈注謂之葉榆澤新唐書謂之西洱河在今太和縣東卽瀾苴水所鍾也南詔於澤東築羊苴咩城在太和縣北十五里胡身之注通鑑咩音莫者反又徐婢反史炤讀苴聲如酢類篇苴徐嗟切苴咩城在雲南此城在瀾苴河側因河爲名河當稱苴咩河咩瀾聲近俗作瀾字玉篇泮與瀾同東蠻和義王名苴那時懷化王名苴夢衝順政王名苴烏星此皆蠻語不讀苴爲子余切南詔傳列曹長以降繫金佉苴白樂天蠻子朝詩作金佉嗟

祭元妻喬君文

維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壬申杖期夫  
桂馥在太和示書兒輩命具奠自爲文以告吾元配喬  
君之柩曰烏呼吾知君愁無已時也吾年三十游學於  
外自此別離之日爲多五十官長山月俸不給君貴爲  
官眷猶自操作邈明卽起不及膏沐凡輟米擇菜打餅  
煮粥皆手親之夏則汗衣冬則裂指勤苦備臻人不能  
堪君生長富室此境素非所歷吾又播遷流離使君寄  
棲親族家無一日暇豫無一日安定此君三十年之艱  
辛也前者遠別一何草草君方邁疾又苦食盡余以例  
限促迫不遑瞻顧僅留一月糧衝雨就道君送我至中

門強作話言而淚滴心頭矣子婦陸氏事君久最孝謹  
晨夕依賴乃以病先歿痛深折臂兼之一女新寡諸孫  
待醮八口遺累仰食於人此固君不能瞑目者已然吾  
謂君可無愁也君自來歸卽見愛於翁姑視如己出姑  
嫂相於數十年無惡聲吾固徧急感君見待有禮亦復  
致敬於君兒輩雖頑未嘗拂意君坐堂上諸媳列侍童  
孫竹馬環階此君生前之恬適也古人多以期功辭官  
吾亦欲爲君解組特以道遠泊裝匪易少待秋風決計  
歸田爲君相墓并椁尚能經理盡善寡女撫之諸孫婚  
之四媳旅櫬葬之君所未了皆爲了之自以老鰥終身

不再娶不置姬衣食不過於君借以報君此君身後之  
慰安也烏呼君其無愁已乎

晚學集卷第八